



TAETEA LITERATURE

大益文學

城
CITY

主 编 陈 鹏



漓江出版社

LIJIANG PUBLISHING



TAETEA LITERATURE

大益文學

主 编 陈 鹏

城
CITY

02



漓江出版社
LIJIANG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 / 残雪等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1

(大益文学 / 陈鹏主编)

ISBN 978-7-5407-8025-8

I . ①城... II . ①残... III .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6256 号

02 城

出品人: 吴远之

主编: 陈鹏

特约编辑: 马可 阮王春

责任编辑: 陆源 孙静静

装帧设计: 张雷

出版人: 刘迪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投稿邮箱: dayiwenxue@163.com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614 0773-2582200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印张: 21.5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025-8

定价: 66.00 元

01. 卷首

进入，还是逃离

陈鹏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城，也多如此——世上本没有城，住的人多了，便成了城。城者，古义谓之内墙环绕的安居之地，外墙则为郭。可见中国的城市概念一直内外有别，不像今天，一座大城哪还有内外之别？城在古代还有国的寓意，重要性不言而喻，《左传》：“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成语：“众志成城”、“一字长城”……引申的要义，无非指向一种宏大的集体意志空间甚或道德、理想和文明的远方，一种被提炼被聚纳而后有“诚”、有“成”的中心辐射边缘的群居生活。

可见，人多么害怕孤单啊。

关于城，我眼前一再浮现卡夫卡的《城堡》，那个忽然抵达的土地测量员K远远看见了城堡（城）却不能得其门而入，切身检验了存在之荒诞。在我看来，K想进入城堡的努力是人类摆脱孤独的努力。尽管被永远挡在城外，但K兜兜转转反复不休不也让人心生钦佩？问题出现了：K非进城不可？没有别的选择？真的没有吗？卡夫卡不提供答案，除了死亡没什么答案值得一提。在生与死之间，在盘桓与进入之间，必然是没完没了的徒劳与看似前进着却永远前进不了的悖论……几乎和卡夫卡并肩的另一位大师加缪心有戚戚焉：“人的困境是在荒诞的境地树立信心，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人必有一死，没有比孤孤单单地死更凄凉的了。无论古人建大城还是K想走进城堡，只为摆脱要命的孤单。是啊，难道除了孤单之死就不能相聚而活？选择一种热闹的、集体的、普适性的活岂非更容易将无意义的存在填满？在城中，你可能不再怕死，你可能活出了“意义”，因为你身边同样聚集着一大群孤孤单单的人呐。

城，既容纳渺小的个体，也在对抗生之孤单死之虚无的过程中孕育了伟大，人与人的城市故事也才值得一次次书写：法国佬巴尔扎克瞄准巴黎的《人间喜剧》、老托

尔斯泰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福克纳向上帝致敬的约克那帕塔法世系……城之存在无限长，这个名单便无限长，更重要的是城所依附的“文明”“文化”终究各成面目，无论北京还是巴黎，德黑兰还是彼得堡，耶路撒冷还是巴塞罗那，城之精彩、城之纷繁如星辰一般难以胜数，其伟大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伟大，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伟大。可见人的想象力能创造多么伟大的城，而城，又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人，尽管，居于城的人和人性千百年来从未更改。

最近二十年，中国一头扎进快得让自己都赶不上趟的全球化运动中，其实质或可定义为“全球城市化运动”，其标准大多由高楼大厦、五星酒店、CBD、汽车、手机、网络……一一定义，这种“城市化”还在摧毁小镇与乡野，如果驱车离开昆明二十分钟，你会发现周边小县城的长相千篇一律——楼房由呆头呆脑的钢混水泥方盒子码就，横平竖直的大街小巷充斥各种小旅馆、美食店、洗脚城，附带铺天盖地的地产广告和性病广告，它们构成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城。这些城，俨然与古中国的城有了重大区别，那时有白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有月落乌啼霜，江枫渔火眠。也就是说，古人逃避孤单的同时也葆住了诗和诗意，挽留了灵魂和尊严；如今的城除了欲望、野心之外几无所剩，变成一个个拉长着脸像心怀杀父仇恨一般的城，与诗意无关，与慢无关，与爱无关。于是，巨大的悖论诞生了，城或为摆脱孤单而建，如今的我们，却更加孤单。

你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是看不到这些像毛坯一样粗糙的城的，如巴黎这样的名城也并非如此之大，其十里之外必然保留了古老畅达的诗意，这样的诗意通常是牛羊在茵茵芳草上散步，星星在低垂的天幕上眨眼，绝不是没完没了的高楼大厦，更不是狼烟四起的黑烟囱和毒雾霾。换句话说，我们的城，被城市化病灶感染的城也许还不是全球化的必然，而是跑得太快，弄得太糟，炮制了另一种人人渴望逃离的中国式的城。

且不管城市化的益或害吧，单说中国一度产生过多么伟大的城市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三言二拍》都记录了市井之英雄豪杰、落魄书生、大家闺秀、引浆买车者流们精彩的人生悲喜剧，反倒是最近二十年，当中国城市以火箭速度更新换代一造再造，我们反而丧失了描绘城市的创造力；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曹雪芹、巴尔扎克、普鲁斯特，还缺少冯梦龙、卡波特、卡佛。中国新时期文学以来，“城市”一直是短板，50后60后们最擅长的还是农村，这已经与我们煎熬着仇恨着却又无法脱身的城形成巨大反差，换言之，城市文学已经被我们的城市生活远远甩在了身后。一面灰头土脸地蜗居于城，一面意淫农村之苦楚或甜蜜的作家，肯定是不合格的“背德者”。

我认为，尽管中国的城市文学还远未繁花似锦，但70后、80后乃至90后写作者们已经发轫，必将扛起中国城市文学的未来。既然毫无诗意的城已无法闪躲，不如勇敢地迎上去。当年土地测量员K一门心思要进去，今天的中国青年一门思想逃离——不是因为无法摆脱的孤单，而是害怕连孤单的能力也丧失了。当越来越多的魔幻之城出现后，其反讽的现实，冷酷的存在，苦逼的生活，反而给新一代作家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发现人心之幽暗、人性之荒谬的绝佳所在，立志写作的你，还等什么呢？

《城》是“大益文学”书系的第二辑，在首辑《慢》倡导“慢”生活和慢写作之余，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转向人人不可回避之境——城。本辑小说、散文一律以城市生活为题，我们的努力，无非向亲爱的读者展现城与人的方方面面，而非扭开头去，不负责任地思念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东城的远方。而远方，真有诗和诗意吗？

未必。远方同样是一座一座城。

目 录

01

卷首 Foreword

- 02 进入，还是逃离 陈鹏
To Enter, or to Escape Chen Peng

001

小说 Fiction

- 003 师生之情 残雪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Can Xue
- 029 邻居 顾前
A Neighbor Gu Qian
- 039 病房 杨晓升
The Ward Yang Xiaosheng
- 097 珠玉 言子
Zhu Yu Yan Zi
- 115 仇人 郑小驴
The Foe Zheng Xiaolv
- 141 含嘉仓 唐克扬
Hanjia Granary Tang Keyang
- 157 蜀道 张敦
Hard Going Zhang Dun
- 177 眠鹿 林为攀
Sleeping Deer Lin Weipan

185 对垒 **Confrontation**

- 187 一克之缺 埃特加·凯雷特 btr/ 译
One Gram Short Etgar Keret Translated By btr
- 195 再见，马拉多纳 陈鹏
Ciao, Maradona Chen Peng
- 211 短篇小说的装置抑或“一记绝杀” 郑润良
Device for Short Story or “A Jumper” Zheng Runliang

217 诗人 **Poets**

- 219 阿米亥译诗 刘国鹏 / 译
Selected Poetry of Yehuda A. Michai Translated by Liu Guopeng
- 227 在埃及 吕德安
In Egypt Lü Dean

233 印象 **Impressions**

- 235 城与年 宁肯
Cities and Years Ning Ken
- 253 屋顶上的昆明 黄尧
Rooftop Kunming Huang Yao
- 269 上海浮世绘 陈东东
Shanghai Ukiyoe Chen Dongdong
- 283 深圳红岗西村 游利华
Honggang Village, Shenzhen You Lihua

305

观察 Observation

307 从圣经的睡梦中撕裂的语言 查娜·布洛赫 汤晨昕 / 译

Language Torn from a Biblical Dream Chana Bloch Translated by Tang Chenxin

313

笔记 Notes

315 小说创作与分析课札记 甫跃辉

Jottings from a Fiction Writing and Analysis Class Fu Yuehui

325 摄影笔记 鬼金

Notes on Photography Gui Jin

视觉 Vision

吴家林摄影作品

Wu Jialin's Photographs

鬼金摄影作品

Gui Jin's Photographs

02. 小说

残雪

本名邓小华，1953 年生于长沙，至今已有 600 多万字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及评论集多部。2015 年长篇小说《最后的情人》获第八届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2016 年 4 月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5 月入围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师生之情

残雪

—

离婚后的煤永老师将生活安排得很紧凑，他要在事业上做最后的拼搏，将他的全部能量奉献给这些可爱的学生。他偶尔也会去亡妻乐明老师的坟头上坐一会儿，那种时候他就会对着那块汉白玉轻声说：“我还行，别为我担心。小蔓也过得很不错……”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伤感，但那种时候毕竟很少。再说小蔓隔一天就回爹爹这里来吃晚饭，还带着云医，所以他倒也不觉得寂寞。要干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起先他还担心丹织会来找他，但她一直没来，他也就不去想这事了。虽然他同农的婚姻终止了，可是他从反思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将这些启发都写进了他的教案。他在一个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是关于学生如何融入生活，找到与人进行心灵交流的途径。他已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煤永老师还想将他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一本书，连出版社都找好了，是编辑主动来找他的，因为他在教育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但是这本书还没动笔，他要找一个巧妙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教育思想。

最近他总是躲着校长，因为校长想拉拢他和丹织，见了他就提这事，还指责他，使他感到很狼狈。他知道校长是一番好意，可这种事是很复杂的，煤永老师对自己能否处理好这件复杂的事已经失去了信心。

星期天，煤永老师决定去看望谢密密。他已经在前一天通过谢密密的父亲通知了他。他买了一双翻毛皮靴要送给他，这种皮靴还可以踩水，很实用。他听密密的爹爹说，他已经不住在铁盒子里了，因为城管队不允许。现在他和矿叔租住在小区外面的平房里，他俩还租了一个库房来放他们收来的废品，生意很不错。

“我很想要他重返课堂。”这位爹爹愁眉苦脸地说。

“密密给自己选择了最合适的课堂，您就放心吧。”

煤永老师到达谢密密的门面房时，只有矿叔一个人坐在里面。矿叔告诉煤永老师，密密去一位名叫针叔的男子家帮忙去了，因为针叔的妻子昨夜发了急病，他去帮着料理，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们住的平房是个套间，矿叔住里面那一间。煤永老师看见密密的床和书桌，还有书架都收拾得很整洁。大概因为住所扩大了，书架也增加了一个，里面摆了不少书。煤永老师走近去看，居然看见了一本《经典哲学入门》。更多的是文学书和历史书，还有教育方面的书。煤永老师心潮起伏。

“密密说他将来要办一所小学，将他自己的和煤老师的理想在那里付诸实现。他呀，每天都读书到深夜，说有紧迫感！”矿叔说。

煤永老师问矿叔密密的身体如何，矿叔说他比过去结实多了，因为他每天都坚持体育锻炼。两人正说着话密密就进来了。

煤永老师看到密密比他上次看见时长高了小半个头，肩膀也宽了一些，有点青年的模样了。并且显得比他的年龄沉着。

“煤老师，我很想念您。”密密大方地说。

然后他坐下来试穿翻毛皮靴。当他穿上翻毛皮靴在房里走动时，煤永老师立刻听到了大地的回声。煤永老师的心里在翻江倒海，但表面看不出来。

“密密穿上这鞋真漂亮！”矿叔由衷地说，“我老觉得密密才是我的儿子，哪怕在梦里我都是叫他儿子。不过我这个爹没什么用，幸亏有煤老师在。”

“有矿叔在，我对密密的生活一百个放心！”煤永老师说。

矿叔不好意思了，两只大手不知往哪里放，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瞧我，我这个样，我——真想给您磕一个头感谢啊。可现在又不兴磕头了。”

密密向煤永老师汇报说，最近他读书有不少进展，他慢慢地摸索出自己适合读一些什么样的书了，他的眼界是一点一点地扩大的。他每天的实际工作，还有与人打交道，这些对他扩大眼界也有帮助。每当他迷惑时，他就会回想起煤老师和母亲、还有矿叔说过的话，于是眼前的景象就会变得清明起来。

“煤老师，我真喜欢我的工作啊。”

“密密干一行爱一行，是我最看重的学生。”煤永老师对矿叔说。

后来他们三人到小区的饭馆去吃饭。

矿叔眼泪汪汪地向煤永老师敬酒，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饭后密密带煤永老师去小区里头散散步，矿叔先回家了。

“煤老师，这就是地下城的入口，不过这个时候进不去。”

“我听到了关于地下城的一些传闻，你认为那是怎么回事？”煤永老师问。

“我想，那里面是锻炼人的性格的地方吧。妈妈死了，您又不在我身边，我怎么锻炼我自己呢？有一天我和朱闪同学闯进了地下城，那里头对我和她都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后来我就常想着要往那里去，差不多形成习惯了。”

“好，自己选择的总是最好的。”煤永老师感动地说，还捏了捏他的肩头。

救护车鸣笛的声音由远而近，小区变得昏暗，似乎在薄雾中下沉，煤永老师感到周围的景物变得有点虚幻了。

“那是孤儿团在搞训练。”密密说，“他们差不多可以呼风唤雨了。”

一辆三轮车忽然停在他们面前，密密看见贺伯站在昏暗之中。

“贺伯，我的老师来了。”

“啊，上车吧，二位上车吧！”

煤永老师和密密坐上三轮车，车子发动了。

“拾荒，你想带你老师去哪个景点？”贺伯的声音仿佛从他们脚下传来。

“去火宫殿吧。”

车子颠簸得厉害，小区的地面在起伏。煤永老师在心里感叹着。

三轮车出了小区，往南边的小路一直开过去。出了小区后天就渐渐亮了。

“孤儿团搞训练改变了环境，小区的居民没意见吗？”煤永老师问道。

“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改变，因为满足了好奇心。煤老师，您也喜欢吗？”

“非常喜欢。火宫殿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里是水蜜桃家园小区的记忆储藏室。”贺伯的声音又从他们脚下响起。

“贺伯同我们不在一个平面上。”密密微笑着说，“他的车只要一开起来，他就到下面去了，同乘客拉开距离。一开始我也很吃惊。”

“密密在这个地方真是长见识了啊！”煤永老师搂住他的肩膀。

他像矿叔一样，一直觉得这位学生就像自己的儿子，此刻这种感觉比什么时候都强烈。他看到了这位处变不惊的少年的未来。

火宫殿就是城市南边郊区的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属于附近的村子。贺伯将车子停在房子边上的枞树林里，他说他要在车上睡一觉。

密密居然掏出了这座楼房的钥匙去开门。煤永老师跟随他进了屋。

房子里面光线不是特别好，但也不算阴暗。煤永老师发现屋里摆满了文件柜，但一盏灯也没有。这一间大房占据了整个一楼。

“这房子里没有白天也没黑夜，总是这个样。”密密介绍说，“一楼是情书馆。您想读情书吗，老师？这些文件柜里头全部是水蜜桃家园小区的住户们写的情书。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情书与人分享，这个信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皇村就派人到那边传话，说愿意提供情书保管室。您瞧，这么多的柜子，不算少吧？有的是恋人之间的书信；有的是儿子写给母亲的；有的是女儿写给父亲的；有的是男同事之间的爱；有的是女同学之间的爱，还有写给老师的；写给陌生人的；写给某个将军的；写给某个街道清扫工的；甚至写给自己的。这些信全是爱情信，我读过一些，一点都不荒谬，也不脱离现实。您听我这样说，是不是对水蜜桃家园小区的居民有了一点儿印象？”

“当然！我有了很奇异的印象。”煤永老师肯定地说。

密密高兴地用钥匙打开了一个铁柜子，从里面抽出一个大信封交给煤永老师。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照亮信纸，使得煤永老师可以顺利阅读。

那封信是一名旧书店的伙计写给一位将军的。将军爱逛旧书店，尤其喜爱希腊神话和明朝绘画方面的书籍。去的次数一多就同书店的这位伙计混熟了。他们发现他俩之间有共同爱好。天长日久，就成了离不开的情人。通常是在旧书店的楼上的小房间（伙计的休息室）里，两人通宵达旦地聊天，还半夜里叫那些送外卖的为他们提供宵夜。这种要命的激情常常使得年轻的伙计第二天没法工作，只好请假一天。

煤永老师边读边微笑，那些信写得一封比一封有激情。

“密密，为什么你从来没给我写过情书？”煤永老师半开玩笑地问。

“我想过，老师。不过我不愿意用这种方式，而且我还要过几年才开始写情书。我现在的准备还不充足。”密密看着老师的眼睛说道。

“我明白了，这些都是最好的文学。密密本是多情的少年，现在又生活在文学之乡。是你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你用行动教育了我。”

“老师您不要夸我了，我对自己也有不满意的时候。比如我常想：为什么我要睡八个小时呢？为什么我不能只睡六个小时？我觉得是我自己锻炼还不够刻苦所致。”

“不对，密密。你这个年纪能睡八个小时非常好。不要以为睡觉是浪费时间，这种观点是谬误。就像太阳升起与落下一样，我们的睡眠多么甜美！再说还有可爱的梦，还有梦里的情书，朦朦胧胧的那种，你不爱睡眠吗？”

“您说中了，我最爱睡眠——可是……”

“不要那个可是。爱它，全心全意地享受它，它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老师，大概因为我离开您太久了，所以犯错误。您这样一说，我以前的记忆全复活了。看来我犯了急躁的毛病，哈哈。”

他俩一块读大学生给街道清洁女工的爱情信。那封信并不长，但是两人都为那里面奔放的激情所震撼。密密小声念出那些朴素的句子。

“密密，这位学生是不是你？”煤永老师问。

“当然不是。我但愿我是。他是大学生，我还太小，没有魅力。”

有一位中年女人从楼梯那里下来了，她目不斜视，一直走到屋外去了。

密密告诉煤永老师说她是梦游者。她原先也住在水蜜桃家园小区，她将自己的满满一抽屉情书放到这里来之后，便设法征得村委会的同意，搬到了这栋房子的四楼。她并不是真的在梦游，她其实是有知觉的。密密认为她是注意力过于集中，她要让自己停留在浓浓的诗情画意当中。

“老师，您不觉得她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吗？”

“嗯，我有这个感觉。这个景点真不错。”

“我们上二楼去吧，那里有激动人心的收藏呢。”

二楼靠墙放着很多柜子，柜子上全是抽屉。密密请煤永老师拉开一个抽屉。

抽屉里躺着五把衣刷，都很旧了，但干干净净。煤永老师拿起其中一把，放到鼻子跟前嗅了一嗅，马上闻到了鬃毛的香味。一股居家的气味随之扑面而来，煤永老师感到很陶醉。

“这里的東西都是传家宝，每一样都可以写一本传记故事。”密密小声说。

“这些衣刷真美，你们小区的人很有智慧。”

“如果我要编常识课文，在这里从来不缺素材。”密密自豪地提高了嗓门。接着他又压低了嗓门说：“我刚才是说给柜子里的这些物件听的。这里还有更好的，您瞧，粗瓷餐具和木制饭瓢。我听说那一家一直用这同一套，用了三十年。您瞧，这饭瓢摇摆起来了，它该有多么得意。”